

# 三彩风·文苑

## 龙门人佛笑

□薛贵芳

秋日的龙门，在淡淡的日光下透着朦胧的美。苍松翠柏装点着东、西两山，伊河水柔柔地展开怀抱，深情地拥抱龙门山。

景区的行道树，把满身红色的小灯笼映照成一片彩霞，在风中舞动着秋日的妩媚身姿；各色野花用热情把秋色渲染得绚丽夺目。

来来往往的游客，或悠闲地漫步在花丛间，或微笑着走在垂柳依依的马路上，或兴致勃勃地穿行在如茵的草地旁，或虔诚地仰望佛像。美丽的风景，衬托着行人灿烂的微笑，让天地瞬间变得明朗美好。

这片古老的土地，古往今来博得多少帝王和文人骚客的厚爱。武则天让群臣香山赋诗夺锦袍，成就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。“香山居士”白居易在此成立了“香山九老会”，他放情山水间，写下了许多歌颂龙门山水及香山寺的诗篇，最终千古长风伴山眠。乾隆巡游香山寺，赋诗称颂，被后人刻碑建成御碑亭。随着2000年龙门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龙门山水成了国内外游人“朝圣”之地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阳光下的老人笑容那么灿烂；心手相牵的恋人用爱情把风景渲染；年轻的父母牵着淘气的宝宝，用亲情回应卢舍那大佛的微笑。

人们用微笑灿烂了秋色，自己也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。我忽然想起了萨顶顶的那首歌——《自由行走的花》，这美丽景色衬托下的笑脸，不就是一朵朵最美的自由行走的花吗？

生活中并不缺乏美，我们需要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、一颗读懂美的心。懂得生活的人，才会在平凡的生活中开出最美的花。

秋色正美，静静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让自己成为一朵自由行走的花吧。

## 山中野菊笑

□喻云



城里待久了，便想到山里缓解一下视觉疲劳。

人说山中无甲子，我说山中无尘世，将所有纷扰一路走一路抛，即使目光所及满是枯叶、衰草，也能把烦恼消。上到半山腰，见松枝油润，闻蘑菇幽香，看飞鸟出林，大呼小叫，便觉一身清爽，无限美好。

峰回路转处，忽见野菊花跳出来了。满山坡一丛丛黄，一簇簇白，一蓬蓬紫，怒放着，欢笑着，让人有说不出的振奋。欢笑？是，野菊花在欢笑。

刘亮程在一篇散文中说：“我一回头，身后的草全开花了，一大片。好像谁说了个笑话，把一滩草惹笑了。”这下我明白了，花含情，草有意，她们真的会笑。金风一叹，就那么长长的一叹，她们都听到了，她们紧紧挨着，欲嗔还娇，前仰后合地笑。这一朵金色灿灿，巧笑倩兮；那一枝雪色丰满，忍俊不禁；远处还有紫色菊，如梦似幻，半掩芳唇。笑靥对秋霜，悬崖笑北风，置身于花的海洋，那笑声如此清晰，于是，我也笑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山野中，旁若无人地笑出了声。

山中白菊多，黄菊次之，紫色的菊竟也开了一大片。都是薄薄的花瓣，圆圆的笑脸，碎影浮香，干净得没有一丝俗气。诗人刘章在《山行》中写道：“秋日寻诗去，山深石径斜。独行无向导，一路问黄花。”以前我理解不了让黄花当向导的精髓，这时当我真的邂逅了山中的野菊，竟一下子懂了。诗人寻诗山行，这笑在晚秋的花，是怎样做了缪斯、诗源、向导。

她笑在陶翁的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从此，东篱成为菊圃的代称。她宠在元稹的请怀里：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她端然于宋人的饭桌上，一首餐花歌余味悠长：闻到菊花大欢喜，拍手歌笑频频狂。

她还开在李玉刚的《菊花台》里。看《大宅门》，我不明白玉婷情动一场，为什么那么痴迷万筱菊，甚至要和他的照片结婚，为一个戏子，我不喜欢男扮女装。看过李玉刚《菊花台》的出色表演，我才发现，那些艺术家与美女相比，更有一种大气之美，显得独一无二。

他们堪比菊，清浅一笑，便醉了红尘。

## 秋林红叶笑

□梁晓辉

落叶而知秋风。云山入画的时节，正该去看山看草赏红叶，那叶子比秋雨更动人，比秋风更萧瑟，是上帝撒在白雪之前最美的诱惑。红叶绚烂如夏花，亦会明丽动人，好似侠女红拂夜奔，亦如电影《英雄》里章子怡一袭红裙惊艳，穿梭于漫天红叶间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在青天河景区看红叶，望星空，读天河。从靳家岭山崖上俯瞰，十里画廊，枫叶流丹，层林尽染，是看不厌、带不走的山水画卷，是大师笔下的万山红遍，是毛主席眼里的多娇江山！

我于寂寥丛林的深处，竖起风衣的领子，步行于落叶之上，在千年黄庐树下小憩，那种感觉真是惬意。纵然不是绿杨烟里、海棠亭畔、红杏枝头，却是浓妆不消残酒，红颜依旧，这是关于深秋的红肥绿瘦的况味。

去年，登临万安山，见那秋草连天，柿子树的叶子映红了一座山，茅草堆里，石头崖边，衔着秋草，听那风吹树叶的声音，看那挂满红灯笼的柿树，注视着那红为底色的山岚，我不由得感慨万千，真想放声呼喊。

后来，在从石头部落到九皋山的路上，我也看到了无边的红叶烂漫。虽不如靳家岭燃烧得那么狂热，是明黄、橘红、鲜红、深红、绛红等深浅不一的调和，是层层晕染，是恬淡的怡然。长风起时，红叶与远山相映成画，正如程颢游览九皋山时所写：“清溪流过碧山头，空水澄鲜一色秋。隔断红尘三十里，白云红叶两悠悠。”

诗人杜牧最懂红叶，当年他偶然乘着轿走过深山的石径，在白云深处，远山林里，如火如荼的枫林让他一见倾心，满山的云锦把他迷醉，因而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恍恍然不思归路，他题诗直抒胸臆，白云深处的人家是仙境，这深秋的红叶，比二月的花朵还要绚烂，那是怎样美好的一段时光，可以让他用神来之笔，把刹那变为永恒，令那个美丽的秋天傍晚千古流传。

我多次看李可染的画，常被笔下那壮丽的秋色感动，被枝头掉落的乱红惊心。牧童骑在牛背上，缓缓走过树林，秋风一阵紧似一阵，落叶如片片飞花，漫天飞舞，牧童仰头看叶落纷纷，咦，那是树在下雨吗？从此，那画面便在我心里扎了根。

这个秋天，我真的好想邂逅一次这样的“红雨”。霜林醉染时，即使去不了枫叶之国加拿大，也可以去米亚罗看七彩虹，去婺源看意境红，去香山看诗意红。

“红雨”飘落时，我正陶醉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